

刀鋒

炎の銃

エントウ・ジユウ

【日】西尾维新 著 【日】平田弘史 字
【日】竹画 李嵐 译

第十二话

刀鋒

炎の鉄

エントウ・ジユウ

〔目〕西尾维新 著 〔目〕平田弘史 字
〔目〕竹画 李 岚 译

第十二话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炎刀·铕 / (日)西尾维新著;李岚译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1.3
(刀语)

ISBN 978-7-5399-3091-6

I. ①炎… II. ①西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6855 号

《KATANA GATARI DAIJYUICHIWA ENTOU JYUU》

Copyright©NISIOISIN 2007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.

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
LTD.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. Beijing,China.

书 名 炎刀·铕

著 者 (日)西尾维新

插 图 (日)竹

译 者 李 岚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责任校对 陈近平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12 千
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,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091-6

定 价 1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开场白。

首先，我想我应该先要对各位表示一下感谢，一直关注着这段虽短犹长——说长也不长的历史。

对于谁？

对于你。

我截取了微不足道的历史中的一 year 尝试着进行了如是的讲述，或许这些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吧，不过仍然有人对这些事情感到好奇，对于我来说，这么做就是有价值的。

价值。

虽然，我自身并不是很在乎价值这种说法。

因为，没有比价值或者价值观更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或者改变的了——并且，它一旦被改变，就再也不会恢复原形。

是唯一，也容易失去。

失去之后，就再也找不到。

想要给这种东西冠上绝对二字，无论如何都是很难办到的。至少我是做不到的。

所以，接下来就说些没有价值的事情吧。

或者说是没有价值观的事情。

这次（说起来，真的就是这次了，或许也是下次吧），对于我讲述的这段历史，不可能没有人产生疑问——或者说，会有些批判。

批判，还有不满。

虽然我不能对这些批判或者不满全部做出回应，可是，在这段历史即将落幕之际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针对此做一下开场白的。

所以，我先要向你提问。

就像奥州曾经的首领，飛騨鷹比等向他女儿提出的问题一样——“你觉得历史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那么，他向自己的女儿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到底心情是怎样的呢？想到这些，我不禁感到一些罪恶感——不过，这些先暂时放在一边。

你也有你自己了解的历史吧。

你的历史。

你的历史。

是与我这次讲述的历史完全不同的，对于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历史的你来说，反而会觉得我讲述的事情是虚构的吧——不过，就像我一直反复主张的那样，历史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。

或者说，历史是唯一的，同时也是很容易丢失的。

很遗憾。

你所知道的历史，或许是你历史——但不仅仅是你的历史。

打个比方吧。

不过，这也不算是比喻——可是，从论理或者伦理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也是比喻。

也就是说——所谓的历史其实就是文章。

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在我们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，就不得不依赖过去的人们留下的文章或者文献。除了全知全能的神仙之外，人类如果想了解过去的事情就只有这个办法。

人类不依赖资料的话就无法解开过去的纽带。

可是，实际上，人们又没有能判别那些文章真伪的办法——或者说，文章都是人写出来的，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有些虚构的成分。因此，残留下来的记录，都是别人的眼看到的事情。

他人眼中的历史？

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吗？

从时间上来讲，能说的上是真实的，只有现在。

对过去有思索，对未来有希望。

能够原汁原味认识到的，只有现在，眼前这个时间点。

就现在这个场合，之前那一行字的讲述都不能被信任了——能够被信任的记述，只有现在写出来的一个字而已。

是的，对某个人物的记述，根据文献的不同有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——还有，对于某个人物的评价，也会根据时代的改变而改变。

历史就是这样。

价值很容易被推翻。

很容易发生改变。

没有限制的改变。

对于这种历史的改变——或者篡改历史的行为，我认为并不稀奇。

无论是谁，都在想当然地进行着这种行为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是谁，在讲述自身的历史的时候，都会或多或少的加入一些夸张的成分。

我说的没错吧？

篡改历史，绝对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

即便如此，那也不是稀奇的事情。

所以，

以供某些人读为前提下记录下来的历史说白了就是谎言。所以，对于我这次要讲述的历史，我并没有想要强调说那就是真实的。

所谓的真实啊，真相啊，还有绝对什么的，这些词汇都是空想的产物。

估计，根本没有人会去相信这些吧。

如果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谎言的话，那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我讲述的这段历史归于那一类。

不是黑色历史而是虚构的历史。

这个虚构的历史即将在这一卷画上句号。

从京都的无人岛上开始的这段故事，现在正要降下帷幕。

终于。

这个故事的发生没有任何必然性，其终结也没有任何必然性。

开始——结束。

结局发生在尾张，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个意外——所以，我想你应该也已经明白了，这次的历史，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操纵控制之中。

意料之外的状况偶有发生。

我只是为历史的行进划出了渠道，那其中流淌的都是水流的意志。

我相信水的意志。

对于我来说，所谓的历史，最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这个。

其他的意义，不用说，都是些琐碎的事情。

所以，

对于飛騨鷹比等的问题，如果是我的话会这么回答。

所谓的历史——就是人的事情。

是鑓七花的事情。奇策士咎儿的事情。

否定姬的事情，左右田右卫门左卫门的事情。

也是真庭忍军的事情。

那就是历史。

虽然我的讲述是虚构的——但是他们的人生是真实的。

是不会消失的独一无二的。

在结束一段历史中的一个故事之前，作为前言，我想说的
就是这些。

历史就是人。

也就是说，历史就是你。

你所知道的历史虽然都是谎言——

可是你知道的你自己，绝对不是谎言。

虽然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无法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有怎
样的历史——再怎么想知道，也无法办到，即便如此。

即便如此我仍希望。

你不是相信历史，也不是依赖历史。

你仅仅做你自己就好。



——就是这样。



“咣——咣儿!”

枪声。

可是七花不可能知道那是枪声。在这个征刀的旅程中，七花一次都没有碰到过铁炮——不仅如此，那个铁炮还是进化的形态，“那个”到底是什么，七花没有理由知道。

左右田右卫门左卫门。

他两只手中拿着的，铁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——七花无从知晓。

当然——如果是现代人的话，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什么。

一个是旋转式连发手枪。

一个是自动式连发手枪。

是的，那是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场合不可能有的，也不应该有的兵器——可是，现在那对“刀”却俨然存在着。

也就是说，

四季崎记纪的十二把完成形变体刀中的一把——最后的一把，炎刀·铤。

他说。

右卫门左卫门——静静的嘟哝着。

“奇策士咎儿，鑢七花。加上你们两个人收集到的十一把——还有这一对刀，十二把完成形变体刀，就全部收集齐全了。”

说完。

右卫门左卫门捡起了奇策士咎儿掉落的刀——那把奇策士咎儿和鑢七花刚刚在伊贺的新·真庭家族，从所有者真庭凤凰那里收集到的，四季崎记纪的十二把完成形变体刀中的第十一把，毒刀·鍍。

铁质的东西——已经被他收入怀中。

“未完成任务，辛苦你了——奇策士咎儿。”

对于这种慰劳的话语。

奇策士咎儿没有反应。

没有办法给予反应。

因为现在的她——

被炎刀·铤发射出来的两发弹丸贯穿了腹部，被远远地打飞到后方——仰面躺在道路的中央。

一股一股的，

不间断的——血从她的腹部流了出来。

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
从真庭忍军十二头领之一，真庭忍军的实质首脑真庭凤凰手里成功收集到了毒刀·镀。

那是奇策士咎儿收集到的第一把刀。

同时，那也成了奇策士咎儿和有着很深的因缘的真庭忍军之间的决战。

而且——实际上，那也应该是刀收集的终点。

因为，咎儿已经推断出最后一把刀，炎刀·铤就在她的天敌否定姬手里。

与尾张幕府家鸣将军家直辖预奉所军所总监督，奇策士咎儿相对——尾张幕府家鸣将军家直辖内部监察所总监督，否定姬。

幕府中的两位鬼女。

所以——本来，战斗已经终结，这之后即将开始的是政治战。

可是，

从伊贺回来的路上，

在马上就要回到尾张的时候——

等着他们的是左右田右卫门左卫门。

否定姬的心腹。

原忍者——左右田右卫门左卫门。

腰中别着大小武士刀，带着面具的洋装男人。

面具上写着“不忍”二字。

与二人久违的——右卫门左卫门。

奇策士咎儿推断说他肯定是预料到他们收集到了毒刀·铍，所以先发制人的出来迎接了——七花也赞同咎儿的想法。

可是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
右卫门左卫门——摆出迎接的样子，却对咎儿下了毒手。

用那对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铁家伙。

用那家铁家伙发射出来的弹丸。

砰！砰！

在两声干燥的——巨大的声响之后。

“啊，啊——右卫门左卫门！”

七花，发疯似的——怒吼道，可是对于他的怒吼，

“不理睬。”

右卫门左卫门说道。

假面之下的表情——无法窥探到。

“你用不着那样，虚刀流——这只不过是职责所在。”

“为，为什么——为什么这么对咎儿？”

“她没告诉过你吗？因为那个女人——是曾经的奥州首领，先前大乱的主谋，飞驒鹰比等的独生女——容赦公主。”

“容——容赦公主？”

奇策士咎儿。

真名不详，来历不明的女人。

关于她所有的一切——现在都被弄清楚了。

虽然连七花都不知道她的真名——可是。

飞驒鹰比等女儿的身份，是绝对不能被幕府的其他人知道的。

如果说，右卫门左卫门已经知道了这一切——那么理所当然，否定姬也知道了。

而且，偏偏她还是内部监察所总监督。

被她知道了咎儿的真实身份。

也就是说——

“是的。也就是说，我打死奇策士咎儿，是必然的结果。你应该也明白吧，虚刀流？”

“这，这个……”

七花很困惑。

焦急。

看着七花，右卫门左卫门继续说道。

“可是，真没想到奇策士咎儿，竟然跟飞驒鹰比等有关联——说真的，这个面具都无法掩饰我的惊讶。容赦公主本来应该已经在逃亡的途中猝死了啊——可是，那个女人，竟然爬到了幕府的中枢地位，太意外了。假如——征刀的任务顺利完成了，并且她得到了相应的奖赏的话……后果可真是不堪

设想。”

“你——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们怎么知道的——咎儿的真实身份？”

“你真的想知道吗？”

对于七花的提问，右卫门左卫门耸了耸肩。

“告诉你这些未免有些残酷呢——可是，作为我没有必要为你担心，虚刀流。所以我就告诉你吧。就是因为你——在公主殿下面前你表现出异常的举动。公主殿下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。”

啊，七花想起来了。

就是那个时候。

与否定姬第二次会面的时候——

被告知诚刀·铨的所在地的时候。

被告知——诚刀·铨在奥州的百刑场的时候。

飞驒鹰比等——飞驒城遗址，百刑场。

奇策士咎儿的——故乡。

从否定姬口中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七花心中确实有些波动。

可是——他应该把这波动隐藏起来了啊。

应该隐藏的很好啊。

可是，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